

张诚□著

艺苑散叶

久做文化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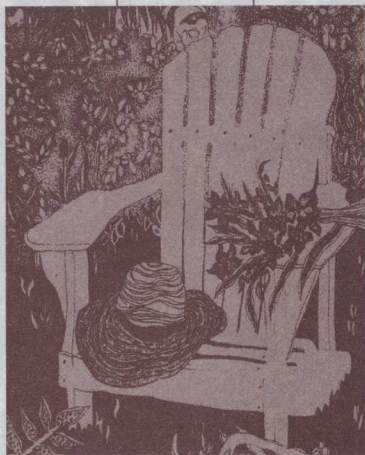
经常接触一些文化人

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

我的良师益友

他们的一言一行

给我以有益的启示



为我留下难忘的美好记忆

于是我随时

用自己拙笨的笔

从不同角度

把他们留给我的印象

勾勒出来 就有了这些

不同层面的篇什

K825.6
267

艺苑散叶



张 诚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苑散叶/张诚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6

ISBN 7-5434-3893-3

I. 艺… II. 张… III. ①作家-生平事迹-中国 ②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4236 号

书 名	艺苑散叶
作 者	张 诚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慈立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2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3893-3/I·500
定 价	10.1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序

雷 奔

1964年5月，河北省束鹿县(现辛集市)举行赛诗会，邀请《诗刊》、《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人参加。我作为《人民文学》的诗歌编辑，和《诗刊》的白宛青、黑束芹同志结伴前往。那次诗会的热烈景象，至今难以忘怀。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与会的青年农民诗人的精神状态却十分亢奋，热情率真，朝气蓬勃，拿出来的作品也相当不错。有些青年是步行或骑车而来，也有的骑着毛驴、带着一口袋馍馍来开会。在座谈会上，他们还提出许多创作上的问题要我们解答。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好学上进和渴求知识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记得我还从会上选了一些诗带回《人民文学》发表。后来听说，参加那次诗会的青年，在创作上都有较大的发展……

那次诗会的组织者，便是县文化馆年轻的张诚同志。当时我只知道张诚会写诗，不知道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如今读了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艺苑散叶》，才大开眼界。这本书中的四十三篇文章，写了三十九位文艺界著名人士，既有德高望重

的耆宿，又有风华正茂的新秀。这些文章中，关于茅盾、王朝闻、叶浅予、张仃、何海霞和浩然、傅铎、刁光覃、韩羽、忆明珠、张建明、李秉正、骆和平、杨广兴等，带有访问记或印象记性质，往往从某个侧面写出人物的精神风貌、高尚情怀，不仅文笔清隽，有文学家的才能，而且有美术家敏捷的形象记忆能力，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关于田间、曼晴、吴作人、萧淑芳、方纪、任率英、魏隐儒、韩映山等，则带有回忆录性质，作者以深挚的感情，追忆多年前苍茫的往事，却写得历历如在目前。更令人赞叹的是关于赵望云、公木和吴翔、李英敏和邝雪莹、李琦和冯真、张士增、穆春晓、李民雄……多是传记文学性质，并富传奇色彩，读后令人强烈震撼。还有的人物，作者并没有专门去写，也在不同的文章中加以凸现。如《郭兰英在小李庄》一文写到贺敬之如何教她演《白毛女》；关于韩映山的文章中形象地写出了孙犁的谦逊品格和大家风范；写魏隐儒时，也带出了魏的恩师李苦禅。有关聂耳的三篇文章，则是作者去云南赴会时有感而作。

我不懂散文创作理论。纵然是外行，我也知道在散文中能像小说那样把人物写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散文往往是写作者亲身经历的人和事，不宜虚构。张诚的经验，大概是十分注意细致地观察和了解，从生活中选取典型的细节，并用精确、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例如1958年秋天，著名画家吴作人夫妇去束鹿农村深入生活时，县里已准备用吉普车送他们去。吴老坚决不同意：“不用，不用派吉普，还是坐农家车吧！”张诚于是做了陪同；

第二天，太阳刚升到柳树尖，我们同坐一辆牛车，颠颠簸簸出了县城，秋风不时送来阵阵清香。吴作人瞅着路

旁红艳艳的高粱、雪绒绒的棉花，情不自禁地说：“在城里，可见不到这样迷人的景色！”

“没错。”萧淑芳也随声赞道，“冀中平原的秋色，就是一幅乡情浓郁的农民画呀！”（《想起吴作人夫妇》）

不坐汽车坐牛车，并安之若素，今人对此不知如何看法？

又如写农民画家杨广兴（他的作品《农家秋》等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虎年初度，杨广兴惜别了老母，到市文化馆集中创作。这天清晨，广兴隔窗一望，脸上立刻堆满忧郁：

“呀，昨晚下了大雪！”回头对同伴说：“代我请下假，我得赶紧回家扫雪，不然母亲会着急的。”

.....

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来回四十里雪路，吃中午饭时广兴就赶了回来。他笑微微地甩掉泥“榔头”，换下湿棉袄，又趴在桌上，挥动起彩笔。（《丹青乡土情》）

这位画家的爱，纯真、自然，发自内心，见诸行动，而不是空喊什么“爱心”。如果有人要选编新的“二十四孝”，他肯定榜上有名。

这些对人物心灵美的揭示和歌颂，使读者的心灵也为之震颤。若是再写出性格与性格之间的矛盾，加以对比或衬托，形象便更为鲜明。

1957年反右运动中，著名剧作家，写过《椰林曲》、《南岛风云》等电影的李英敏同志被错划——

隔天上午，在批斗李英敏的大会上，主持人很有把握地把雪莹传到台上，气势汹汹地质问：“你知道李英敏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吗？”

“我知道不是。”邝雪莹不紧不慢地说，“如果是反革命，早就投降日本人或国民党了，用得着到海南岛吃苦吗？”

“不要感情用事。”主持人压住火气说，“你要勇敢地批斗他呀！”

“他没有错，我了解他。”

会后，保卫科长又来“策反”了。他振振有词地说：“你要看清形势，许多知识妇女都跟右派丈夫离婚了，何况你这工农出身的？”

“人家是高贵的小姐，我是当兵的粗人，不会跟她们一样。”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仍不死心，仍在劝说：“你放心好了，只要你离婚，我就跟你成家……”

邝雪莹愤怒训斥说：“这些猪狗奴才的话，我听不懂。”（《一世情缘——李英敏和邝雪莹婚恋情结》）

“我知道不是”和“我不知道”意义相近而内涵大不相同，是十分个性化的语言。

1993年9月，著名诗人公木在石家庄开过会后顺道回到故乡辛集，许多人慕名求其墨宝——

这天下午，公木手拿一把白纸折扇，同夫人一起，被接到文化局，接待室里早已摆好文房四宝。公木接过求字的名单一看，啊呀，足有二十多位，两道浓眉不由颤动了

一下，喃喃地说：“只是我写大字实在欠佳！”随后脱下衬衣，欣然命笔。

与其他书家所不同的是，公木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根据不同人的身份，深思熟虑的结晶，不乏学者的气质手笔。给市长的题句是“公生明，廉生威”，给宣传部长的题句是“和而不同，促进繁荣”，而送给财政局长的则是“为国聚财”……

公木不停地挥洒，吴翔不停地加印。（《公木印象》）

这位学者型的诗人，被写得形神毕肖。

在这些文章中，只是用白描手法，人物的性格便都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束鹿从五十年代就是河北省著名的文化县，全国知名的民间诗画之乡。著名诗人公木、方纪，著名国画画家赵望云、任率英、魏隐儒，著名表演艺术家刁光覃等，都是束鹿人。1946年至1947年，华北联大文艺工作团曾在束鹿小李庄驻扎。以后，又陆续有不少人到束鹿参观访问。张诚在这里工作，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触众多文艺界知名人士。更重要的，是他多年来不寻常的努力，长期地锲而不舍地细心观察、积累，辛勤地笔耕，才能写出许多内涵丰富、文采斐然的力作。并结集加以出版，使我们能一睹众多文化名人的风采。这些文章，叙事明快，抒情性强，不仅写活了许多人物，即是作者在和这些人物接触中，他们不经意流露出的一些话语，也使人深受启发。如——

“绘画同文学创作一理，都是情的至诚倾诉，美的浪漫表达。”（萧淑芳）

“一个作家的真正价值，在于创新。”（方纪）

“真诚地作人，真诚地写诗。”（田间）

“这个世界最终给人留下的，只有感情。”（忆明珠）

“在象牙之塔是搞不出佳作的。”（叶浅予）

“栖恬守逸，道法自然。”（张仃）

“‘小角色’，其实不小。”（刁光覃）

“在生活上追求奢华讲究，在事业上可能无所作为。”（魏隐儒）

这些，都是文艺家们从漫长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上历尽千辛万苦领悟和提炼出来的至理名言、真知灼见，充满了辩证法；也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升华的理论浓缩的精粹，是感性和理性相凝聚的语言结晶。许多格言、警句，堪作后来者的座右铭。

张诚在写作时，对这些人物是寄托着浓厚的情感的。当然，也正因为这些人物都有着旷世深情，才使作者深为感动。张诚的文章中对不同的诗、书、画的评点也卓有见地，显示了他在美学上有较高的造诣。这，想必读者在披阅时也深有体会，无须我——点明了。

总之，我以为这是一部好书，书中所写的大多是文艺界真正的精英。高尚的理想，艰辛的劳动，辉煌的事业，忠贞的爱情，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都在奋进不已的精神……读者们将会随着作品主人翁境遇的升沉和内心的喜怒哀乐，或振奋，或伤悲，或愤慨，或欢悦，也经历一次次灵魂的洗礼，甚至将他们当作生活的楷模，前进的表率。即使作者只写了一枝一叶或一两个侧影，也能使这些人物鲜活地站在你的面前，使你读来饶有兴味并深深被吸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艺苑散叶》一书必将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其中有一些，将成为传世之作！

1999年1月10日 于北京



目 次

难忘最是动情事

——记茅盾先生 (1)

后圆恩寺十三号 (5)

留得画坛一代名

——中国画坛将赵望云 (9)

打灯笼的老人

——怀念诗人曼晴 (31)

年方八十正妙龄

——叶浅予剪影 (35)

想起吴作人夫妇 (40)

何海霞与李秉正的笔墨情 (45)

公木印象 (49)

诗人的爱情 (55)

永留画品在人间

——悼任率英先生 (64)

又见萧淑芳 (68)

聂耳故乡寻踪 (73)

大师的风范

——与张仃的几次交往 (83)

怀念刁光覃先生	(87)
王朝闻与辛集农民画	(91)
终生笔耕情未却	
——忆魏隐儒先生	(95)
请教傅铎	(99)
一世情缘	
——李英敏和邝雪莹婚恋情结	(103)
方纪在故乡	(114)
美丽的人生风景线	
——方纪的晚年生活	(118)
时代的鼓手	
——田间留真	(122)
奇人奇趣奇艺	
——读忆明珠先生	(128)
丹青伉俪比翼飞	
——李琦和冯真	(132)
翼盖天云行路运	
——剧作家马健鹰	(137)
郭兰英在小李庄	(142)
平平淡淡总是真	
——王玉池略识	(147)
韩羽画戏	(152)
点燃自己 照亮别人	
——编辑家李民雄	(157)

由照片想起	
——浩然的酸甜苦辣	(162)
情有独钟是剪刀	
——剪纸艺术家王玉哲	(167)
他会活得很久	
——追记作家韩映山	(172)
燕南文坛独行侠	
——走笔写飞雁	(177)
画坛全才张士增	(181)
和谐之美	
——张建明写意	(202)
金秋颂歌	
——国画家刘永增	(205)
丹青乡土情	(209)
儒医骆和平的诗兴	(213)
衣带渐宽终不悔	
——董文璞侧记	(217)
军旅翰墨情	
——孔紫与她的中国人物画	(221)
画 缘	(225)
话说张菱	(232)
后 记	(236)



难忘最是动情事 ——记茅盾先生

在漫长的文化生涯中，我编过两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文艺刊物。一个是束鹿县文化馆办的《梧桐树》，另一个是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办的《河北民间文学》。有趣的是，这两个小刊物，都是茅盾先生题写的刊名。

1964年4月，我们编辑的《梧桐树》出到“而立”之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穆英忽发奇想，要我速去北京，请茅盾为《梧桐树》重题刊名。我心头一震：茅盾是文化



茅盾在书房（1978年）

部部长、著名作家，怎会瞧得起县办的无名小刊？更为重要的，当时毛泽东作了对文艺工作严厉指责的“批示”。在这样

不合时宜的情况下请茅盾题签，岂不是缘木求鱼！

于是，我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委婉推辞说：“一定要去，就另派个更合适的人吧。”

“我看你最合适。”穆英微笑着，翻开带来的一本1961年6月号《上海文学》，说：“茅盾在这篇《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文章中，还评点了你出版的那本儿童诗集呢！”然后幽默地以无可置疑的口气对我说：“你是搞文学的，该知道英雄在关键时挺身而出嘛！”

第二天，我带着几许沉重，奉命唯谨地赶到北京，走进位于朝内大街的文化部大楼。出乎意料又令人惊喜的是，接待我的部长秘书王文光，竟是我的同乡，便增加了几分亲近。在他的热情张罗下，我很快被领进部长办公室，见到久已仰慕的共和国首任文化部部长——茅盾（沈雁冰）。他穿一套旧呢中山服，坐在满是文卷信函的桌前，腰板挺直，目光明亮，面容清瘦，温文尔雅，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我赶紧过去向他问候。他微笑地示意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并以浓重但可听懂桐乡口音说道：“听文光同志讲，你们的工作有声有色。”

我轻描淡写地绕着弯儿把谈话引入正题，毕恭毕敬地请求他为我们的《梧桐树》题写刊名。

茅盾点点头，爽快地答应了，并用红笔记在案首的台历上，颇有兴致地说：“梧桐树，也叫青桐，常见于庭院路旁，长得很快，调节空气，美化环境，绿意盎然。你们的《梧桐树》，也根深叶茂，郁郁葱葱了！”

几句短话，令人回味无穷。未等我说什么，茅盾又欣然说道：“1959年元旦，你们和昌黎县举办赛诗广播大会，南北两地相距千里之遥，几百工农比赛吟诗作赋，真是新时代出现

的新鲜事!”茅盾说的如此准确无误，使我大吃一惊!但我觉得那是“大跃进”的产物，就不以为然地说：“已没有什么价值了。”

“不”，茅盾郑重其事地说，“那是个创举，至少可以为那个时代作证。”说到这儿，突然记起什么似的问道：“方纪是束鹿人吧？”

“唔”，我点点头，想到他和方纪 1940 年在陕北的交往，便问道：“听说延安文艺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展览结束后，你把鲁迅手抄你的《答国际文学社问》的手稿送给方纪作为纪念？”

“1963 年 5 月，方纪同志又将它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了。”茅盾深情地说，“当时，我还写过一篇《一点小小的意见》，刊登在方纪负责的《大众文艺》上。”说罢，仰起头，望着窗外广阔的天宇，脸上又露出淡淡的笑容……

当天下午，我按约定时间，又来到部长办公室。茅盾面带微笑，递给我一张散着墨香的雪白宣纸，那上面是他亲笔书写的“梧桐树”三个大字，清丽秀逸，一笔不苟，且含有坚毅之气。我如释重负，感到一种卸却了责任的轻松，禁不住连连道谢!这不是普通的三个字，它一笔一画都凝聚着茅盾先生对一个基层文艺刊物的勛勉，坦示着对广大业余作者的关怀和期望，同时也展现出文坛前辈的人格和品行。

怀着深深的敬意，我向茅盾告辞。蓦然回首，见墙上挂着郭沫若题赠给他的一幅立轴。我拭目而读，只见上写：

胸藏万汇凭吞吐
笔有千钧任欹张

我眼前一亮：这不是画龙点睛似的对文学大师作出的最好的概括嘛！

茅盾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大名也妇孺皆知。回到县里，我们把这一喜讯通过广播很快报告给全县人民和业余作者，大家激动地说：“想不到茅盾这样的大文豪，还如此看得起我们这个小刊物！”

1979年阳春三月，我被借调到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筹备出版《河北民间文学》杂志，在商量请人题写刊名时，我自然而然想起茅盾为《梧桐树》题字的情景，便首先提出：“请茅盾挥毫最好。”

“好是好”，民协会主席魏茂林说，“但茅公已八十多岁高龄，且左眼失明，右目也只有零点三的视力，撰写《回忆录》还要儿子韦韬帮助。请他题字，谈何容易！”话是这样说，但经过大家一番讨论之后，他还是同意投石问路：让我起草一纸便函，加盖省文联公章，寄给茅盾先生。

然而，半个月过去了，杳无音信。大家不免怅然而叹。我想，大概是茅盾身体欠佳，无力提笔。但此后不久，我们便喜出望外地收到茅盾为《河北民间文学》题写的刊名。当大家见到这位八十三岁老人的笔迹，依然结体清丽，秀雅劲健，惊喜得几乎要为之欢呼了。

更值得提出的是，韦韬同志还在信中说，茅盾老人得知创办《河北民间文学》，感到分外欣慰，并祝愿盛开在人民心上的花朵，清香四溢……



后圆恩寺十三号

1998年初夏，客寓北京，住舍离茅盾故居仅一箭之遥。我朝圣般地早早赶到后圆恩寺十三号，凭吊茅公遗踪。

北京东城后圆恩寺十三号静静地坐落于一小巷里。1974年12月12日，这位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带着夫人孔德沚的骨灰携子女离开东头条五号大院，迁居于此，渡过了他六年多的晚年生活。在他逝世后四年，这座两进的普通四合院，定名为“茅盾故居”，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部分，正式对外开放。不同肤色、各行各业景仰茅公的男女老少，都愿到这里来呼吸一下深厚的文化气息。

我随着人流走入一座方形的门楼，迎面墙上镌刻着邓颖超手书的“茅盾故居”四个金色大字。前院天井中安放着一尊白色大理石的茅公半身雕像。三四丈高的白蜡树和青松，在两侧笔直肃穆地挺立着，像卫士一样执著地守候在他的身旁，清润的空气中偶尔传来几声婉转的鸟鸣，显得格外幽静。北屋原为茅盾之子韦韬的居处，西厢房是茅公当年陈设简朴的会客室，现连同原做饭厅的东屋一同辟为陈列室。

陈列室里，四百多件实物，一百七十多帧照片，概括地展示了茅盾光辉的一生。他学生时代的作文和读过的书籍；三十